

今天的太阳

蔡
测
海



MENGYACONGSHU

今天的太阳

蔡 测 海



编辑例言

在六十年代，为了学习继承鲁迅办《萌芽》的精神，造成大群文艺新战士，《萌芽》社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出版过《萌芽丛书》。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决定从一九八二年起《萌芽》社除继续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萌芽丛书》外，还扩大和福建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书。

第一、《萌芽丛书》以中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介绍文学新作，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新的丛书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不完全以出版处女作为满足，也出版中青年作者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目的是使萌动的幼芽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

第二、《萌芽丛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解放思想，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

第三、《萌芽丛书》以出版中、长篇小说为主，兼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诗歌集，并且选编《萌芽》月刊上发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成集。

我们热切地希望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殷切地期待中青年作者深入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真正写出把握时代脉搏和展现社会主义绚丽画卷的作品。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未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

目 录

白云飘飘	1
麝香	20
滴落在花儿上的泪	43
好猎手和他的梦	51
早晨	62
怪客	77
公路下面有条沟	93
北去的流水	105
思，在漠漠细雨中	125
归来的巴么	132
么娘	153
后园有棵梅子树	175
白河	183
百合娘娘	206
远处的伐木声	211
蝴蝶儿	233
荒路	239
今天的太阳	259
或许……(后记)	295

白云飘飘

我几乎是逃跑似地离开了那里，又好像欠下了什么没有还清，我不愿负着债走。

在那个小山城的汽车站，没有一个人送我，好像我这样的医生比疾病更坏。她也没有来，我想她会来的，或许会突然塞给我一封信，作为那一段生活的结束语或者往后生活的序言。

可是她没有来。

汽车开动了，车轮像在我脑际里打转，一阵晕眩，我闭上了眼睛。她昨晚病了么？值夜班起迟了么？在我告诉她我要走了的那一刻，她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么久，像要把我钉在那儿。汽车鸣了一下喇叭，和这山城作最后一声道别，我睁开眼睛，把头伸出车窗，最后望一眼已经把我视为陌路人的西山。

蓦地，我看到西山上一条修长的白影子，是她！只有她的手势才是那样的，她那样来回地挥动着洁白的护士帽。她的轮廓越来越模糊了，像一朵白云飘呀飘的，慢慢地在我心上的一个什么地方停住了，像一块纱布敷在伤口上，和血肉

粘在一起，要剥离它，只有流血和痛苦。

她算不上很漂亮，可在西山下那座不大不小的医院里，她是那么高雅，有些鹤立鸡群了。不过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一个上级医生对下级医护人员的“第一印象”坏了，就判定了一个人在医务界的终生地位，没有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的本事，要想翻过来是很难的。她呢，并没有显多少身手，就改变了我最初得来的看法。

我是医生而不是画家，看一个人的标准不是色彩和线条，而是我自己的原则：一个医务工作者的白帽子、白大褂应该是庄严而圣洁的，穿戴应一丝不苟，脚上应该是一双黑色的皮鞋或是布鞋。可她，第一次上班就穿着一双半高跟的白色皮凉鞋，那顶洁白而又端庄的护士帽下，故意露出一绺黑发，那件白大褂，不知被她怎么一弄，竟变得与别人穿的全然不同，使她整个儿显出线条来。她有意这样地表现自己。那一天，我一直瞪了她十几眼，每当她从我身边过来过去的时候，我就用大声咳嗽来警告她，她却全然不顾。如果她在执行医嘱时出了差错，准会遭到我狠狠的斥责，直到下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交接班的时候，我以主治医师的名义把她留下来，指出我所发现她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之处。哪知她不以为然地笑笑，像坏孩子调皮似地一伸舌头：“是吗？”接下去当然只有争吵。我憋住了，背过脸去不再理她。“一个念洋经的孔夫子，阿斯匹林填满了脑袋！”她冲着我说完，“咯咯咯”地走了，后面，她还嘟噜了一句土家语。我听不懂，算她没说吧。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些不学无术而

又专门捣鬼的家伙，我最恨的就是浅薄而又自以为是的人。

对了，我还没有说出她的尊名。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打听。是在“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我才知道她叫桑姑。我们那些有过一些见识而又阅历不深的观众，谁不认为她是我们之中最杰出的艺术家呢？她的那个独舞，把我们全体都迷住了，她真应该去当一个演员而不应该当护士。

参加晚会必须每人出一个节目，不会的由本科室的人自愿代替。该轮到我了，几个年轻医生嘻嘻哈哈地把我扭上台去，我红着脸，木头似地立在台上，像是下一场戏的布景需要一根电线杆。我用眼睛向台下求救，在一双双眼睛中，碰到了桑姑的眼睛。她款款地走上台来，告诉大家由她代我出一个节目。他们欺我是新来的，硬不肯让我下台。最后，桑姑出了个主意，由我即兴作诗，她来朗诵，总算达成了协议。我想了个题目，叫“献诗”，写得吃力，桑姑念起来也拗口。

不是天庭飘逸的白云，
是人间的一缕春风，
少一片呻吟，
多一片歌声。
青春呵，生命呵，
你要属于自己，
就得献给别人……

我感谢桑姑，代替我当了我万万不能当的演员。但我不

会妥协她露在帽子下面的头发、改良了的白大褂，她如果愿意，上班的时候把那双白皮凉鞋也换一换。

晚会以后，她走进我的房间，用一张旧报纸擦掉脸上化的妆，然后，她将暖瓶的开水倒了一半在脸盆里，又自个儿添进一些冷水。她那么坦然、随便，全不像在别人的房间里。

她那被护士装束遮住的丰姿，全都显露出来，象晨雾散去后一朵带露的花。

她洗完脸，见我打量她，莞尔一笑说：“开水留了一半给你，够你晚上喝的。”

她擦了擦手问：“有雪花膏吗？”

“有甘油。”

我取了来给她，自个儿也往脸上擦了点，甜甜的。

正是桐花凋零的雨季，那个地区发生了“流感”，卫生局组织几个防治组下乡扑灭疫情。我和桑姑一组，领导认为她是我合格的助手，能当翻译，又能当向导。由于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不好，她这些优越条件在我脑子里变得全无价值，但挑不出比她更好的人，只得勉强同意了。

我们要去的地方没通公路，一路上，我离桑姑远远的。她时时回过头来叫我：“要不要牵头牯牛来背你呀？”

来到一眼泉边，我渴坏了，管什么细菌指数和矿物质含量，趴下去就喝。眼镜一下滑到水里，伸手去捞，反弄得手表和袖子又一齐泡汤。桑姑赌气把我拉开，捞上了我的眼镜，然后掬起一捧水，送到我的嘴边：“喝呀，我给你抗旱。”我慌忙躲开：“我已经喝够啦，不要再喝了。”桑姑咯咯一笑，将水

一下泼到我的头上脸上：“凉快一下，上坡热。”说完，她一转身象鸽子一样往上飞去。我只是慢慢地挪动着。她一下便到了山上，扯起嗓子唱起山歌来，那声音像山泉水，又像画眉鸟叫。

送郎送到五里坡，
双手捧水送郎喝；
哪个喝了清泉水，
三年五载口不渴。

毕业分配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干部对我半开玩笑说：“上了西山界，土家姑娘像粘草籽一样多，你这样的白面书生可得注意哟。”这该死的桑姑，胡唱些什么呀，看我回去让老院长收拾她！

我喘着粗气爬上山顶，桑姑在那儿等着我。见我绷着脸，她笑着说：“刚才跟你闹着玩哩，可别生气呀。”停停她又说，“要我唱一支歌来慰劳你吗？我从阿妈阿姐那儿学来的。”

“唱得好，我当然听。”我一本正经地说。

桑姑好像要说什么，又没开口，她没再唱歌，只是用手指着前面说：“过了那条小清河，一片绿得发黑的楠竹园边，就是目的地。”

感冒发烧，阿斯匹林一包。其实治疗感冒没那么容易，没有特效的西药。我记了几个防治感冒的草药方，可自己不认识那些草，桑姑接过一看说：“这些草草也能治感冒吗？真是

百草都是药，凡眼识不破，难为了你这位医仙！”桑姑说完转身出去，不一会，便扯了各样草药回来。

“你真行，漂亮的姑娘办事也漂亮。”我说着对她笑笑。这一回她倒红了脸，在我记忆中，这是她唯一的一次有点儿忸怩不安。

工作很紧张，我和桑姑的眼睛都布上了血丝。我除了坚持没日没夜地出诊，还向桑姑和老农学会了采药。每天五更起床，点着火把在只有一脚宽的陡坡小路上寻觅“仙草”。

我没能抗住那儿的特殊气候，病倒了。我住进了医院，我们的医疗队垮了。

人一生病就感到孤独，我呆呆地望着病房的天花板，多么想念妈妈呀！我迷迷糊糊的，觉得妈妈当真来了，她摸着我的额头，喃喃地说：“好烫人呀！”呵呵，多少暖人的记忆。我溢出了一串滚烫的泪，从被窝里抽出手来，紧紧抓住了放在我额上的手。不对呀，这哪里是母亲那双蒙着一层粗糙皮肤的手呢？这样细腻、润实、纤巧。我惊讶地睁开眼睛，马上羞红了面颊，我像被烫着了一样松开手。是她，桑姑。

“来看看你，行吗？”

我张了张干渴的嘴，没说出话来。

桑姑转过身去，旋即冲好一杯牛奶，用汤匙顺着我干裂的嘴唇一勺一勺地喂，用温水把毛巾打湿，擦干净我的嘴。我讨厌过她们那种只会收收拾拾的细碎劲儿，要不是这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人们有时候又是多么需要女性的这种细心。

“打今天起，你这病床我包下了，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我真想找一件事让她做，但一时又想不出来。

她把门轻轻地带上。一串脚步声，由强变弱，听不见了。

良久……

一串脚步声，由弱变强，她来了。

她给注射器上好针头，我把胳膊伸给她。

“不，臀部！”她命令。

我有些尴尬。

“这些药你知道该怎么吃，医生吃错药，可不能算护士的差错。”

五月，芳香的泥土味是那么诱人，我推开窗户，无力地倚在窗口，贪婪地呼吸着。

桑姑来了，递给我一支体温表。我含在口里。她取出来时横着看了看：“37度半，恭喜你。怎么样，医生病了一样地难熬吧？”她笑笑，笑得像五月的风光一样妩媚。

“到外边走走吧，看你苍白得像一尊石膏像。”

我由桑姑搀着，走在弯弯的田坎路上。

枫树刚刚发叶，有一只阳雀在叫。铺金镀银的小河面，几只燕儿在戏水。已经揭去塑料薄膜的苗床，秧苗儿青青的，一群蜻蜓在飞。

“小时候，我用蜘蛛网粘红蜻蜓，我阿妈说，那是雷公菩萨喂的鸡，后来我就不敢了。”讲童年的事，桑姑的声音变成了童音。

“是吗？”我笑着问。

“我还会采水莽蒿和掏 鸦鹊蛋呢！”说完，她嘻嘻地笑起来。

来到一块菜园子边。

“那是什么？”桑姑指着那一片青乎乎的东西。

“韭菜呗。”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是麦苗吧？”她抿着嘴笑，“你会唱山歌吗？”

我摇摇头。

桑姑清了清嗓子，像和阳雀赛歌一样唱了起来。

韭菜开花细绒绒。

有心有意莫怕穷，

只要二人情意好哎，

冷水泡茶慢慢浓。

“谁编的？”我问。

“大家唱出来的！我们土家人的山歌有山上的 树叶那么多，人人都会唱。”停了停，她偏着头问我：“你懂这山歌吗？”

看着桑姑的眼睛，我像一个粗心的学生遇到考试，才慌忙去翻那没温习好的功课。

她背过身去，往前走几步，停住了。她站在这如茵的田野里，阳光照着她，清风吹着她。

一朵无名的小花开了，开在田坎路边，不像玫瑰，不像牡丹，没有园丁修饰，没有丹青妙手点染，没有诗人吟歌。

我把它掬起，插在桑姑那瀑布一样的黑发上。

一只鸟从天上俯冲下来，又倏地飞向蓝天白云之上，在广袤的天地间，它像在求索什么。桑姑呆呆地看着它出神，然后叹了一口气，不无悲凉地说：“人要和人在一起多好，准像鸟儿一样自由。”

我打趣道：“人要变成鸟儿，就没有桑姑了。”

“没有才好呢，少许多事。”一层哀愁在那青春色彩的脸上现了一下，又浮云似地飘走了。

“多好的天气，你念首诗给我听。”桑姑岔开话题说。

我信口念着儿时背熟的白居易的《观刈麦》。

“谁要你背小学课文，你自己想一首。”

“我一脑袋阿斯匹林。”我得意地笑笑。

“别讲价钱，一字值千金？我也不会白听。”

我像突然换了一副头脑，文思那么敏捷，一下就跳出来一首。

我是
被春雨湿透的泥土，
燕儿，
别把我衔在安闲的檐下。
我愿
生命遗落在泥土中。
开花为你，
发芽为你，

把秋天给你，
冬天留给我自己。

等我念完了，桑姑双手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懂你的歪诗，没有‘一次两片，一天三次’明白！”说完，她咯咯地笑起来，在狭窄的田坎路上奔跑着。阳光是她的，空气是她的，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是她的。

她像是逗花的蝴蝶，飞远去又飞回来，挨拢我，问：“以前为什么一直躲开我，你以为一个姑娘就那么容易爱上一个男子么？”

我们就这样相爱了。

这爱情一开始，就好像有什么不祥的预感，但已经下了水，是深是浅都得走过去。我和桑姑开始了当地人们前所未有的大胆行动，挨着肩膀走马路，共一把雨伞上街，穿上短袖子挤在一起看电影。有些人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我们，背地里指指点点。

人们在说些什么？

“管它呢！船上人不要岸上人操心。”

年轻人，总爱把生活的宣言写在旗帜上，又总以为自己是生活的旗手，因为那个时候，我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

然而，我被叫到院长办公室去了。老院长给我挪过一把已经开始断裂的藤椅，他自己蹲在一条长凳上，一边卷着一支喇叭筒一边说：“桑姑是个好姑娘，你爱上她没有什么错，但她已经有男人了，是海军舰长；虽然桑姑自己一再否认，可人

家有凭有据。”老院长没有点燃他的喇叭筒，接着说：“人有时总得牺牲一些东西，牺牲是痛苦的，你们知识分子，感情又脆弱，我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能照顾感情，要考虑按原则办事。原则，年轻人！”

为错误申辩是可耻的，我没有说话。

从院长办公室走出来，天和地一齐摇晃。

我找到桑姑。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十二级地震，她依旧那么安然无事，也许，在爱情的风暴面前，女性都有泰然处之的本领吧。

她从花瓶里拿出一束花来：“真迷人，正开着呢。”

我木然。

“怎么啦，又病了么？弱不经风的公子！”

“……”

“说话呀，你。”

“你……那个舰长……”

“噢，你是打听他吗？别人都说他是我的未婚夫！”然后，她是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至今，也许好久以后，我仍觉得那目光照着我的灵魂，我常常不得不低下头去。

钻进爱情之网的鱼，几下微弱的挣扎是无济于事的，我愣在那儿。

桑姑的目光从我身上滑下来，低着头，像对自己的影子说话：“你可以责怪我，恨我，不再理我，一辈子也不会再要一个土家姑娘，她们坏。这是你的自由。我不会讲话，你也不明白一个姑娘的心。”她用手指狠狠地绞着一绺头发，声音更

低：“过去那些事，我总想它没有了，可它又总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一个可怜的女人呀！”

我站着，像生了根一样。

……那时，她才十六岁，民族画报的记者给她拍过照，省报的记者也采访过这幼儿园的小阿姨。一次，桑姑小时的同学，一个参军后当了副舰长的海军回来探亲，桑姑去请他给孩子们讲故事。他的故事讲得十分动人，孩子们都欢迎他的光临，但他的热情不在孩子们，而在一个少女身上。

他刚回部队，就一封封长信寄回来，情书编得像故事一样动人。桑姑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也不喜欢这个情人，将他献过来的一束束鲜花当作一把把野草退回去，并写了一封很生硬的回信拒绝了。可是事过不久，公社妇女主任却拿着“老同学”寄给公社党委的一封信来到桑姑家里，对桑姑的父亲说：“桑姑相了个好女婿。”奇迹！那封答应做“老同学”未婚妻的情书竟然是桑姑的笔迹！“我真傻，怎不预料他会模仿我的字体制造一封假信来呢？我不愿意推翻对他的最初印象，他肩上的领章不是最光辉的革命象征么？”

接着，公社武装部长又来对桑姑的父亲说：“你女儿的事定了，这是任何一个漂亮姑娘都希求不得的对象。你旧社会当过一年乡丁的事也了结了，不算旧帐了。”

桑姑父亲的开明，武装部长的果断，莫说这类小事，哪怕更神圣的大事也能水到渠成，大家也觉得顺理成章，符合心目中的革命原则。

可是，桑姑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她哭着跑到姨妈家里